

獄夢人

其恕◎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织 梦 人

其 恕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织梦人 / 其恕著.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7. 3

ISBN 978-7-5178-2072-7

I. ①织… II. ①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6711 号

织 梦 人

其 恕 著

-
- 责任编辑 任晓燕
责任校对 刘 颖
封面设计 林朦朦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 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五象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87 千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2072-7
定 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目 录

第一章 春 伤	1
第二章 往 事	8
第三章 邂 逅	15
第四章 家 愁	21
第五章 难 题	28
第六章 起 步	35
第七章 心 事	41
第八章 大 火	50
第九章 纠 结	57
第十章 困 局	64
第十一章 出 击	72
第十二章 突 围	80
第十三章 繁 生	86
第十四章 暗 战	93
第十五章 旋 涡	101
第十六章 受 困	108
第十七章 融 化	115
第十八章 酝 酿	122
第十九章 筑 梦	129
第二十章 交 融	136

第二十一章	黑 洞	143
第二十二章	决 赛	149
第二十三章	碰 撞	156
第二十四章	弥 合	163
第二十五章	汹 涌	171
第二十六章	裂 痕	177
第二十七章	重 聚	183
第二十八章	归 来	190
第二十九章	纷 乱	198
第三十章	隐 情	205
第三十一章	相 助	212
第三十二章	孽 缘	220
第三十三章	欢 宴	228
第三十四章	激 荡	236
第三十五章	求 婚	244
第三十六章	借 力	252
第三十七章	迷 乱	260
第三十八章	冲 浪	269
第三十九章	聚 合	278
第四十章	解 密	286
第四十一章	庆 典	295
后 记		303

第一章 春 伤

正是桑枝繁茂、绿意葱茏的五月天。乡间的小路上，掩映着浓浓淡淡的树影。瓦蓝的晴空下，大片大片肥硕的青桑叶在热辣辣的阳光下恣意地喧腾着，仿佛要将整个旷野占领。湿热的风中不时传来几声清脆的鸟鸣，抬起头，可以看到它们远飞的身影，在晴空中一掠而过。

河边的老石桥断成两截，长满青苔，被几棵桑树覆盖，桥下是潺潺的溪水，河岸上响着踢踏的脚步声。一个十四五岁、模样俊俏的女孩背着竹篓踩着碎步走来。她两手提着裙角，小心蹚过一片清清浅浅的河水，站到了桥头上。她背上竹篓里的桑叶闪着光。她灿烂的笑靥，像滑亮的丝绸那么柔软，让人无端地觉得温暖。

柳笛将雷克萨斯停在路边，按下车窗，长久地看着这位站在桥头的少女，她一下子有点恍惚，这个女孩似乎在哪儿见过。

原野上有风，溪流缓缓流过，水清得可以看到底。静卧的老石桥如一个衰老却睿智的长者，守望着不远处那个安静的村庄。岸边是成排的桑树和香樟，灌木丛很茂盛，能闻到一股浓浓的青草味，这些正是她梦中萦绕的水乡风景。

这个村是她出生的地方，有一个很吉祥的名字，叫金兜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遇到什么烦心事，她都会一个人从公司开车出来，几乎是下意识地，车子最后都是开到了金兜村，停在外婆家的场院上。八十多岁的外婆照例会做几个她最喜欢吃的菜，她总是一边吃着儿时就贪恋的喷香饭菜，一边听没几颗牙齿的外婆絮絮叨叨地说着话，吃完后，

烦恼也似乎鸽子一般从她的心头飞走了。

她其实是个恋旧的人，甚至比村里一些年纪大的人还恋旧，虽然她今年才二十六岁。

恋旧是一种病，如果泛滥起来，比池塘里的水葫芦衍生得还要迅猛，有时候要到铺天盖地的地步。

一只白鹭忽地从水边扑棱着翅膀腾空而起，让柳笛从恍惚中惊醒过来。她轻轻地摇了摇头，扬起嘴角苦笑了一下。这个女孩她其实没有见过，只是这个女孩很像曾经的自己而已。她像这个女孩这么大的时候，也是这样背着个竹篓去采桑叶的，现在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她成了稻草人公司的总经理，但再也不能背着小竹篓去自由自在地采桑叶了。

不仅不能去采桑叶了，她还陷入了无边的烦恼。别人看她衣着入时，开着雷克萨斯，风光无限，但有谁知道，她有一肚子的苦水，心中的郁闷几乎到了无法排解的地步。

“何天龙，你真做得出啊，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柳笛一想起何天龙，就忍不住想发火。父亲当初真不该收留这个来自皖南一个小山村的落榜生，最让她后悔莫及的是，当时她竟然不顾父亲的强烈反对，跟这个忘恩负义的小子谈起了恋爱，现在想想，这一切都是她命中的劫数，想逃也逃不脱的。

就在昨天，何天龙生生地从她手里抢走了一个三百万的服装订单，对稻草人公司可谓致命一击。要知道，这笔订单现在对稻草人公司简直就是救命稻草，可何天龙，她曾经的恋人，竟然毫不留情地将这个订单给抢走了。

别人遇到她，还是一口一个“柳总”地叫着，只有她明白，公司已经到了崩溃边缘，她这个总经理正坐在火山口上。

“稻草人不能毁在我的手上，绝对不能！”柳笛咬着牙说，她的眼睛里似乎喷着火，她要绝地反击，给何天龙好看，让他的跳跳龙公司垮掉。

柳笛的目光越过老石桥，掠过一大片茂盛的桑树林，像从笼中腾空飞出的鸽子，似乎可以听到翅膀划过空气扑棱的声音。

十六年前，她的父亲柳岸在村里开了第一家制衣厂，当时只有两三个工人，完全是一个小作坊，后来逐渐发展，成了一家著名的童装企业。柳笛六七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有一个雨天经过一片

稻田，稻田中间立着一个稻草人，被雨全淋湿了。正当她怜惜稻草人，要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披在稻草人身上的时候，这个稻草人忽然动起来，向她招招手，她就像被施了魔法一般跟着稻草人一直往前走，一直走到了一片生长着大片向日葵的地方。后来，她一直没有忘掉这个梦，让父亲柳岸把自己的服装公司改名叫稻草人。再后来，稻草人加盟了一个国外品牌米尼可尔，销路虽是扩大了许多，但她却一直有一种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委屈感。她做梦都想把“稻草人”做成一个全国响当当的品牌。

在这个节骨眼上，她宿命般地遇到了对头何天龙。何天龙比她的野心还要大，大到想把她的稻草人一口吞掉。什么叫养虎为患，她和父亲把这就叫养虎为患，养大了何天龙这只恶虎，现在他要张开血盆大口咬死她和她的父亲了。

这次何天龙抢夺订单就是彻底和她撕破脸皮了，稻草人危在旦夕！

五六年前，何天龙还是稻草人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一个毫不起眼的黄毛小子，可柳笛偏偏独眼龙弹棉花看上他这一朵，不顾自己大老板千金的身份爱上了他，闹得满城风雨，父亲柳岸甚至气得要和她断绝父女关系。但感情真是一个奇怪的东西，有点像割不尽的毒瘤，她当时是一意孤行，铁了心要跟何天龙好下去，父亲一气之下，将何天龙赶出了公司。要说她还真没看错人，被扫地出门的何天龙挺有志气，拉起大旗自己开了一家跳跳龙童装厂。几年下来，跳跳龙粗具规模，何天龙的野心也随之膨胀，他极力要将跳跳龙这个服装品牌做到全国第一，组织了一支精干的营销团队赴全国各地，几近疯狂地扩张他的地盘，但因为款式不够新颖，还是被国外的一些品牌打压着，其中就有柳笛公司加盟的米尼可尔。他想让柳笛退出米尼可尔，遭到了她的断然拒绝，两人的关系一落千丈，降至冰点。

一山难容二虎，在柳镇，稻草人和跳跳龙的争斗已经尽人皆知，这次跟日本一家服装集团商定的三百万大单在最后签约关头却被何天龙从中作梗，横刀夺去，是柳笛说什么也忍受不了的屈辱。面对咄咄逼人的何天龙，柳笛感到自己被逼到了悬崖边上。

公司的总经理办公室是怎么也待不下去了，她一个人开着车子出了柳镇，沿着乡间公路漫无目的往前开着，虽然周围是一派人间五月天的江南水

乡风光,但她一点欣赏的心情都没有,只是到了这座老石桥附近,猛然看见那个背着小竹篓、清纯可爱的采桑女孩,她才慢慢地刹住了车子,愣愣地看着那个女孩,仿佛看到了从前那个无忧无虑的自己。

“要是不长大,永远停留在十四五岁多好啊!”柳笛手扶着方向盘,透过车窗远远地看着那个女孩,在心里感叹着。

她重新发动了车子,缓缓驶进村口,往外婆家的方向开去。金兜村不是很大,但很干净,房屋都整整齐齐的,大多数人家都有两到三幢连在一起的房子,从门口朝里看,里进很深,像一个幽暗的隧道,这是江南人喜欢的一种造房子格局,从老房子一直往外盖,常常是几代人住在一个地方,新房子一直在造,老房子再破烂也没人去把它拆掉,而是竭力修补,长此以往,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房子新旧相连的奇特景观。老房子和新房子好像是在进行一场无声的接力赛,从老到新的过渡一目了然,这似乎也成了传宗接代这种根深蒂固观念的一种最为形象的外在表征。这个村曾经有两百来户人家,上千号人,但这些年来随着出去的人越来越多,村子也一日比一日寥落,留下的都是一些年迈的老头老太,几乎不见青壮年村民的身影。有一条小河穿村而过,仿佛是一只温柔的手,将村庄分为两半,村民的房子在河岸两边依水而筑。连接河两岸的是几座小石桥,斑驳的石块上附着墨绿的青苔。河里的水很清,能看见成群的小鱼儿在欢快地游动,水面上还有数只鸭子,正悠闲地追逐嬉闹。

柳笛在外婆家的门口停下车子,推开车门出来直起腰,她婀娜的身材在几株垂柳的万千绿丝绦的映衬下,显得更加妩媚动人。她脸上的皮肤也因为柳枝的衬托而显得更加白嫩,那五官精巧的脸庞,挺直的鼻梁,红润的嘴唇,甚至是吐出来的如兰气息,都证明着她正处于最妙妙的青春年华,身上似乎没有一处是不美的。从河里吹来的微醺的风将她的长发吹起,她抬起手轻轻将吹到眼睛上的几缕头发挑开,眯起眼睛看了看蜿蜒而去的小河,心头泛起几丝感伤的情绪。这条小河叫西湾,穿村而过之后一直向南,与太湖相接,所以从村口划着船儿可以一直通到太湖,直到现在还有一些运沙石的小船经过村里,沿着水道去往各个地方。小时候她和村上的小伙伴们最喜欢在河边玩耍,捕鱼捉虾,摸螺蛳,摘菱角,在夏天的时候会跟男孩子一道跳

到河里游泳嬉闹。有一次她跳进河里脚抽筋，看着就要沉下去，要不是云水哥一把抓住她使劲往岸上扯，她的小命就没了。

云水哥？柳笛心里蹦出这个名字，不由得怔了怔，好像它是一只灰兔子，从荒芜已久、蒿草深深的菜园里一下子窜出来，冷不丁地把她吓了一跳。

她仿佛看见一个阳光少年，背着书包，朝气十足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他身后跟着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也背着个书包，欢快地蹦跳着，嘴巴里还左一个云水哥右一个云水哥地叫着。这样的画面就如同泛黄的老照片，上面的人都模糊了，但却能把你的心看得融化了。

可是，都过去了，云水哥不会再回来了。虽然他俩曾经青梅竹马，好得跟一个人似的。柳笛从河面上收回目光，关好车门，转身向外婆家走去。

外婆家也是那种新房子和老房子连在一起的三栋瓦屋。外婆一个人守着这么多空空的房子，就是不肯搬到镇上去住。外婆老是唠叨在这河边住惯了，哪都不想去，柳笛知道外婆是不愿把外公一个人丢在村里，虽然外公已经离世十多年了。外婆说，她在，外公就不会感到孤单。

“外婆，是我，笛儿。”她走进屋子里的时候，眼花耳聋的外婆竟然毫无知觉，她只好凑到外婆的耳边大着嗓门说道。

“哦，是笛儿啊，你回来了？”外婆这才放下手中的活计，回转身来，睁大一双陷在深深皱纹里的浑浊的眼睛看着她。

“是啊，回来看看您。”她说，拉着外婆枯瘦的手轻轻摇了摇。这些日子不见，外婆又明显老了许多，牙齿似乎掉光了，整个脸也快要萎缩成一个酱黑色的核桃了。

“笛儿乖，外婆没白疼你。”外婆拍着外孙女的手，咧开没牙的嘴巴笑了，又眉头一皱说，“笛儿啊，你平日里忙得跟个陀螺似的，今个咋有空回村啊？”

“这段时间厂里订单少了，所以闲下来了。”她说，那些烦心的事情又像被捅了窝的马蜂一般汹涌而来，仿佛在一瞬间将她淹没。

“笛儿，你气色好差啊，遇到啥事了，是不是你爸跟你妈又吵架了？”外婆眯起挤压在皱纹里的小眼睛，盯着她的脸看了半天。

“他们没吵架，是厂里的事有点操心。”柳笛的脸色又黯然了一下，外婆的话又勾起她压在心底的另一群“马蜂”，她的爸妈正在冷战，要闹离婚。两

个人这辈子从结婚那天起就没消停过，她从小时候起就浸泡在他们无休止的争吵声中，早就麻木了。现在他们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却似乎还不打算放过彼此，时不时地爆发一场真刀实枪的争吵，每次都要闹到要死要活的地步，完全是一对活冤家。一直以来，她都在父母之间苦苦地周旋调解，为此不知受过多少委屈，但局面并没有什么改观，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尽头。

“没吵架就好，这对冤家。”外婆叹了口气，然后走过去拿起挂在椅背上的围裙，一边往腰上系一边说，“咱不说这个了，今个你回来，外婆给你去做你最喜欢吃的酸菜鱼！”

“外婆，你歇着吧，我来做饭。”柳笛想阻拦。虽然很喜欢外婆做的酸菜鱼，但外婆年龄越来越大，她不忍心让外婆这么为她操劳了。

“你瞧瞧你穿的衣服，哪能做饭，别给弄脏了。”外婆说。

她低头看看自己身上穿着的橘红色套装，有点无奈地任由外婆去忙碌了。屋子里现在似乎明亮了一些，有几缕光线从后窗透进来，落在堂屋的地上，形成一个个大小不一重叠交叉在一起的光圈，跟她小时候看到的光圈没什么两样。

那时候，她才六七岁，最喜欢往外婆家跑。真快啊，这一晃都快二十年过去了。坐在外婆家的老屋里，她感觉有点恍惚，不敢相信，那个扎着两个羊角辫，天天在外婆家和小伙伴们快乐玩耍的小女孩变成了这么一个满心都是烦恼的自己。

这时，手机响了。她拿起手机，点了一下应答键，里面传来的是她表妹春妮的声音，似乎还带着哭腔：“姐，你去哪里了，我到处都找不到你！”

“没去哪，随便转转，你找我什么事啊？”柳笛说。她有了不祥的预感。

“我妈到你公司找到少阳，把他臭骂了一顿，少阳气得跑掉了，我到处都找不到他，真是急死我了！姐，你快回来，看看他能躲到什么地方去？”

“啊，少阳跑了？！”柳笛的脑袋嗡的一声，少阳现在是她公司生产部主任，他一走，这厂子还怎么运转？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现在她已被何天龙弄得焦头烂额，她这个表妹还来添乱。春妮长得一副人见人爱的俊俏模样，皮肤白白的，一双眼睛大大的，黑黑的，好像会说话似的。但真像是鬼使神

差一样,有一次春妮到公司找她,无意中碰到了在她公司里上班的帅小伙李少阳,两人竟然一见钟情,暗暗搞起了对象,不久就被春妮那个精明的老妈给发现了,全家立刻像炸了锅。春妮父母,也就是她的舅舅、舅妈在镇上经营着一家大型辅料批发部,可谓家财万贯,他们一直想把春妮嫁到城里去,首选对象是公务员。

“是啊,他该不会跑回老家吧,那我还怎么活啊。”电话那头,春妮好像哭了起来。

“瞧你那没出息样!他跑了就跑了呗,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男人还不有的是?”柳笛鼻子里嗤了一声,她的话里既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意味,也有几分自嘲的意思。你说这人难道就逃不脱那种宿命吗?李少阳有什么?一个外来打工的,跟当初何天龙一个样,就是人长得帅点,就把春妮给迷得颠三倒四的。不过,话说回来,她当初不也是这样迷恋何天龙的吗?结果呢,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恋爱中的女人都是弱智的,春妮肯定有后悔的那一天。

“姐,我非他不嫁,找不到他,我就当尼姑去!”春妮说,语气里透着少有的坚决。

“那你就当尼姑去,算你爸妈白养了你一场!”柳笛说着,啪的一声挂了电话,心里这个气啊,这个表妹比她还一根筋,当年她就是这样对她父亲说的,现在倒好,何天龙这个冤家的事还远远没完,又来了个李少阳,把她表妹的魂给勾去了,这都叫什么事啊。她越想越气,脸也涨红了。

第二章 往事

何天龙走出公司大门的时候，柳镇已经是夜色阑珊、华灯初上了。他站在马路边，回头看了一下公司大楼，楼顶上“跳跳龙”三个大字在霓虹灯的光影中不断变幻着，仿佛是一个调皮的孩子不停地眨着眼睛。

公司的三层楼都灯火通明，他知道员工们正在里面忙得热火朝天，最近正是生产童装的旺季，各路订单雪片似的飞来，他恨不得能将一个人顶两个人用。他知道，此刻的柳镇就好像一台开足马力的巨大发动机，正轰隆隆地运转着，数以千计的公司和厂家都在玩命生产着各类童装，谁都清楚，错过了这个旺季意味着什么。

走到街上，他才发觉自己肚子饿了，而且饿得咕咕叫，他得先去找个夜宵摊把肚子填一填。今天一大早起床在厂里忙到现在一口气都没喘过，中饭是在公司的食堂里简单对付了一下，晚餐竟然直接给忙忘了，这真有点拼命的意味了。但他一点都不后悔，因为公司是他自己的，从一无所有发展到现在的上百号员工，他靠的就是一股子拼命三郎的精神。

去喜旺那吃一碗羊肉面吧，这是他最喜欢吃的，一年不知在喜旺那吃上多少碗。喜旺那的羊肉面馆在离镇政府边不远的大兴路上，走路过去也就十来分钟。

去大兴路要穿过镇政府广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儿宽阔的广场上每天晚上都会聚集一大群年轻的男男女女，他们伴着从几个不同音箱里放出来的音乐，欢快地跳着广场舞，成为柳镇傍晚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他们热情的舞姿表明，这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因为童装业的极速膨胀和外

乡人潮水般的聚集,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镇了,现在它拥有三十万的外来人口,甚至比一般的县城人口还要多,或者说,它虽然还称为镇,但实际上已经是个县城了。

目光越过翩翩起舞的人群,何天龙可以看到位于大兴路和创业大道交界处的镇政府大楼,这栋十二层高的白色大楼堪称镇上最高大的建筑,比一般地方的县政府大楼还要气派得多。他因为办厂的缘故,曾经无数次出入镇政府大楼,高高的大门两边各悬挂了两个牌子,一律是白底红字,透着一种无可比拟的威严和霸气。大楼的正门外是一片宽阔的广场,有假山、小桥、水池和各色园林植物,最多见的是银杏树,到秋天树叶黄的时候显得特别美。显然这一切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在这个越来越重物质的时代,它们以一种最直观的形式无声地告诉人们,柳镇的钱包有多鼓,腰杆子有多硬。

在何天龙的印象里,柳镇发展得很快,很像一个暴发户,每天都在膨胀。镇子东边开出的那些新街道,一些蹬三轮车的师傅,以及“黑车”司机,甚至都不知道路名。

但大兴路人人皆知,它是柳镇一条著名的马路。路两边聚集了柳镇百分之六十的服装企业,厂房鳞次栉比,商铺琳琅满目,显得十分繁华。路南和路北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只是发家的时间点和机会点不同,生活在一个区域的两个群体泾渭分明。位于路南工厂店和加工厂里的外地人对路北的柳镇本地老板是陌生的,对他们的印象很大一部分来自街上那种高调的奢侈。

何天龙走到大兴路的时候,柳镇最热闹的夜市刚刚拉开帷幕,各色小吃和排档都摆开了阵势,数只白炽灯将夜空照得犹如白昼,而数个炒锅里冒出来的腾腾烟气热气则四下里弥漫开来,构成了一幅动人的生活图景。

远远看到“喜旺羊肉面,吃了忘不了”那个亮着底灯的红字招牌,何天龙的心里一暖,口腔里不自觉湿润起来,肚子好像更加饿了。他三步并两步走过去,喜旺正在门口的铁架子上忙活着,铁架子上摆放着一排大小不一的砂锅,下面的炭火正红红地燃烧着,每个砂锅都咕嘟嘟地冒着热气,一股诱人的香味飘出来,弥散在夜晚的空气里。屋里屋外都坐了不少客人,大家正稀里哗啦地吃着羊肉面,一看生意就好得不行。

“喜旺,给我来一碗,要大碗的,羊肉也要大份的。”何天龙在门口的一张

简易木桌旁坐下来，冲喜旺喊道。

“哎哟，是何总啊，你又加班了吧？”喜旺放下手中活计，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亲热地说道。

“加班，公司这几天的活太多了。”何天龙叹了口气，原来觉得当员工辛苦，没想到了当了老板之后更辛苦，操着一大家子的心。这两年下来，他头发都白了不少，可他今年才二十八岁。

“何总，钱是挣不完的，身体要紧啊，不要这么拼命了。”喜旺将两只油乎乎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掏出利群烟，给何天龙递了一根。

“不拼命行吗？”让喜旺点着了烟，何天龙吸了一口看着他说，“你每天不也在拼命挣钱吗？”

“我挣的是小钱，不像你开了那么大的公司，开着宝马。”喜旺憨憨地笑笑。他和何天龙是老乡，都来自安徽的一个小县城，又谈得来，所以关系很不错，两人空闲的时候经常在一块喝上几杯。

“一样的，挣两个钱都不容易。”何天龙说，弥漫的羊肉面香味已经让他的胃受不了了。“喜旺，你快点弄上来，我都饿死了。”

“好的，几分钟就好。”喜旺连连点头，转身去忙活了。

何天龙坐在那儿等着羊肉面，眼睛忍不住四下里打量着。这个地方他太熟悉了，他经常带着加晚班的下属一起来吃，当然也和柳笛来吃过几次。那时候他还是稻草人公司的一个普通员工，柳笛也刚从英国留学归来，他们俩像正在热恋的大学生，一起吃着香喷喷的羊肉面，互相说着亲密的话，看上去就像一对浪漫无忧的校园情侣。

柳笛？这个名字跳出他脑海的时候，他不禁怔了一下。好像是水底里露出来的月影儿，一晃又沉下去了。这个名字对他来说，曾经是那么甜蜜，那么令他激动，但现在却是那么陌生，隔了几个世纪的光阴似的。

不仅是陌生，他们俩现在已是实实在在的仇人了，他知道柳笛现在恨不得剥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还要喝上他几口血。

原因也很简单，他不仅三年前从稻草人“叛逃”出去自立门户，挖了稻草人的墙脚，还刚刚抢了稻草人三百万元的订单。抢?! 对，这是柳笛在电话里咬着牙给他下的定义，可他真的是抢的吗？

真相不是这样的,真相也只有一个。但人生就是那么奇怪,越是简单的真相却会越描越黑,最后到了彻底说不清的地步。昨天在柳笛掉他最后一个电话的时候,他就横下一条心,不解释了,他们俩已经一个是水,一个是火,这辈子怕再也融不到一块了。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他不是忘恩负义的人,他的心一直痛着,但无人可以倾诉,他只能一个人闷着,扛着,他相信这一切都是命。

“天龙,你的羊肉面来了,快吃吧。”喜旺端来了一碗热腾腾的羊肉面,对正愣神的何天龙招呼了一声。

“好嘞,今天惦记着你这碗面很久了。”何天龙拿起筷子,拨拉了一下碗里的羊肉,上面撒了一些青翠的葱末,一股诱人的香味从碗里飘出来。他埋下头,稀里哗啦地吃了起来。

狼吞虎咽地将一碗羊肉面吃下肚子,何天龙感到身上也暖和了起来。他掏出一支烟点着,美滋滋地抽了起来。透过一圈圈烟雾,他眯着眼睛,审视着这个生活了多年的小镇。不管白天还是黑夜,这里似乎永远涌动着喧嚣的人群,还有隐约的机器轰鸣从各个角落传来,让大地一直处在一种奇怪的颤动中。六年前,他从皖北的一个职业技术学院的营销专业毕业之后,经在南湖市国税局当副局长的远房二叔介绍,来到了柳镇稻草人公司。他从一个普通的缝衣车间工人做起,凭着那股聪明能干的劲儿,很快获得了稻草人掌门人柳岸的赏识,从车间小组组长一路被提拔为生产部主任,薪水也水涨船高,年薪达到了三十万,这对他这个穷惯了的外乡小伙子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了。本来这样的生活也很不错,但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时候柳岸在英国留学的女儿完成学业回国,旋即被任命为稻草人公司的副总经理,成了他每天都要打交道的顶头上司。俗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他俩也许生来就是一对冤家,第一次见面两人的眼睛里就有了电火花,两人看彼此都有点看痴了的意味。可他明白,他和柳笛属于两个世界,她是老板,而他呢,就是一个打工者,虽然做到了生产部主任,但本质上还是给人家打工的。日本一家有名的公司曾经对员工有两条传之久远的清规戒律:一不要动公司的钱,二不要动公司里的女人。据说这两条能确保你在公司平平安安,反之,触犯了这两条中任何一条,你就得卷起铺盖走人。可他要动的不

仅仅是公司的女人，这个女人还是老板的女儿！结局可想而知，离开稻草人是他当时唯一能做的选择。虽然他对稻草人有无限的留恋，虽然柳笛的眼睛里对他也有无限的不舍，但他只有默默离开。他是在三年前的一个冬夜离开稻草人公司的，他没告诉任何人，像一个孤独的弃儿走在柳镇的街头。那一刻，他感觉被整个世界抛弃了。

“何总，来，咱俩来喝两杯，好久没跟你好好聊聊了！”喜旺应对完又一个顾客高峰期之后，将零星的几个客人交给老婆王翠芝去打理，拎着一瓶泸州老窖走过来坐在何天龙的对面说道。

“好啊，不过，不要像上次那样喝多了。”何天龙说。上次他被喜旺灌醉了。他俩是老乡，来自皖南一个县里挨着的两个乡。喜旺比他大四岁，初中毕业就带着青梅竹马的女友出来闯荡，跑了好几个城市，开过各种各样的早餐店、快餐店和路边的排档，还烤过羊肉串和地瓜，什么能赚钱，他就做什么，最后跟一个新疆人学会了做羊肉面。这一做就上了道，从早到晚都是顾客盈门，而且是回头客多，他们都说真的是吃了就忘不了。开这个羊肉面馆累是累了点，但晚上关门后数钞票，他和老婆王翠芝总是笑得合不拢嘴。

“咱兄弟俩就这一斤，没问题的。”喜旺说。他长着一张喜感很强的脸，小鼻子小眼小耳朵，脑门子却挺大，光亮亮的，能照见人影儿，整个人的聪明伶俐劲儿都显在这大脑门子上了。

王翠芝照例给他俩炒了几个下酒菜，还准备了一碟花生米和一小碗剁红椒，都是何天龙喜欢吃的。

几杯酒落肚，喜旺的话多了起来，他说天龙你厂子开得这么大给咱安徽老乡长脸了，我们外乡人能在柳镇这个地方落地生根不容易，柳镇本地人很排外，对外乡人一直有偏见，看不起我们，我们自己就要争气，你给我们老乡争气了，跳跳龙公司才这么短短三年就发展到这么一个规模，当地人恐怕都红眼了，你要小心才是啊。

何天龙和喜旺碰了碰杯子，一仰脖子喝下了一杯酒抹抹嘴唇说，旺哥你放心，我们虽是外地人，但大家心齐，我厂子里一大半都是我们老乡，有什么事只要招呼一下，没有一个不到场的，柳镇人哪敢动咱们一根汗毛？

喜旺回敬了何天龙一杯说：“兄弟，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过了一会，